

大學衍義

廿二之四

十一

漢書門			
二	五	二	一
二	九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五	二	漢
二	九	一	書
二	一	一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11
冊數	20	(11)
函號	298	287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二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諫臣

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太子各座

宋平公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享以楚客也公使往

使太子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女音汝對曰

小人之事君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

宋學士真德秀
史官陳仁錫

彙輯
評閱

淺草文庫

敢有二心乎。臣請往也。至則飲用牲加書徵。詐作盟處為太子反。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證驗。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平公夫人左師向戌皆惡太子。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乃繼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臣按甚矣。宋平公之闇也。初伊戾之請從太子以享客也。公固知太子之惡之矣。及設詐以陷太子。乃信之而不疑。夫飲牲加書。誰不能為。平公聞之。逆折其姦而戮之上也。徐究其妄而罪之。次也。乃遽用其言以囚太子。使不得自直而

死太子。君之貳也。而輕之。若是可乎。後雖能烹。讒者亦無益矣。詩所謂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殆是之類歟。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于平公。太子佐惡之。座既死佐為太子。華合比曰。我殺之。欲殺寺人柳。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既明于非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臣按坎牲埋書。伊戾以之。誣太子。座矣。寺人柳又用之以誣華合比焉。使三尺童子當誤聽于前。猶必省悟于後。而平公又信之。以逐合比。厚

區小數隨用輒驗非為讒者之工乃聽者之不
聰也我朝仁宗時元昊擄邊邊臣有欲聞其號
將者乃陳牲酒於野若聞其將之死而祭之者
祝辭具述交通之由而悼其不遂元昊邏者至
則委而去之是亦坎牲加書之類其術至淺也
元昊黠虜且墮吾邊臣之計疑其將而殺之况
平公乎臣故併著之以明讒臣之譖敵國之間
用智略同人主皆不可以弗察也

楚子之在蔡也楚平王也為大生太子建及郢位使
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父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

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

勸王取之王自娶秦女楚夫人羸氏至自秦王自取

夫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也邇于諸夏而楚僻陋

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與太子焉城父邑名以通非

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

城父明年無極又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

之外叛王信之問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建妻何

信于讒王執伍奢太子建奔宋

臣按費無極以無寵之故而譖太子其始則勸
平王為納室焉既娶秦女矣又勸王自納焉父

子之疑隙既開。又勸王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非方焉。此即驪姬二五出申生居曲沃之故智也。父子之執隔而情不通。且其居近北方。可以交通齊魯。於是以叛譖之。而併及在奢焉。其播之有漸。其發之有機。平王之心往往以為忠於已。而不知奪子之室。曾曷獸之不如。無罪殺子。又虎狼之弗若。皆無極實陷之也。伍奢既死。子員奔吳。卒啓異時入郢之禍。昭王出定楚國。幾亡。又無極實基之也。嗚呼。讒人之患一至此哉。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謂二人相比附也。令尹子常賂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欲飲子酒。死。字。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也。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言欲害也。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遂攻郤

氏且蕤之子惡自殺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

其弟完及佗令終陽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詢令尹進胙國中祭祀

也諷也沈尹戌言于子常曰沈尹戌楚賢大夫夫左尹宛與中

既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毀至于今未

止夫無極楚之讒人也人莫不知喪太子建殺連尹

奢連尹官名奢也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屏蔽也不然平王

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楚先君無不及者所以不獲諸

侯邇無極也邇親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

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場日駭

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
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尾之罪尾子常名
敢不良圖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鄒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于國謫言乃止

臣按費無極之陷郤宛也豈不冤哉郤宛未嘗

欲飲子常子常未嘗欲就郤氏以飲也鑿空造

端締怨梯禍既勸以甲兵獻于常又從而讒之

惟兵在門有實可驗子常安得而不信諸一族

無罪而誅由無極一言以陷之也嗚呼酷哉善

乎沈尹戌之言也曰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夫

人君之耳目本自聰明。讒人翳之。於是耳不得聞。天下之利害。目不得覩。天下之是非。塊然孤立。若聾聵然。斯語也。豈獨為無極設哉。古今讒人之害。此一語足以蔽之矣。

吳王闔閭以伍子胥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越人。後闔閭伐越。越迎擊敗吳於姑蘇。闔閭死。子夫差立。習戰射。敗越于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吳王將許之。伍子胥曰。越王為人能辛。若能音耐。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

與越平。其後吳王夫差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吳之有越。腹心之疾也。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大敗齊師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吳王又將伐齊。越王勾踐乃率眾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嚭既數受越賂。日夜為言於吳王。而吳王信嚭之計。伍子胥諫願釋齊而先越。吳王不聽。太宰嚭因讒曰。子胥為入剛暴。少恩。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

臣詔為亂矣。告其舍人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觀越之人吳也。乃自剄。吳王怒，取子胥尸，盛於鴟夷也。浮之江。吳人憐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臣按子胥先王之謀臣，與國同體，故其諫夫差也，欲專意于越，而後齊金石之忠，著龜之智，未有加焉者也。幸詔身為大臣，受越重賂，而反讒之。子胥之死，曾未十年，而越滅吳矣。觀詔讒胥之辭，一曰怨望，二曰怨望。夫為人臣而怨其君，此必誅之罪也。故詔以此中之後，之讒人欲陷大臣之忠直者，率祖此術。然則人臣有怨于其

先字當疑
恐吳歟

君果可誅乎？曰：怨若一而情不同。夫子之事親，雖勞不怨，臣之事君亦然。而大舜之有怨慕，小雅之有怨誹，何邪？蓋勞不怨其常也。至于懷誠抱義，而君親不之察，則或呼天以自愬，曰：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至離騷之作，亦自怨生。而在國安君之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斯怨也，祇所以為忠。且孝歟？若子胥之怨，有無固未可知。縱使有之，亦必為憂國愛君而發。夫差以詔之讒，而遽誅之，宜其亡國也。後之讒臣，有以怨望誣君子者，其深察之。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于大叔。僖子叔遺不害得與下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臣按：大臣重任也。卜夢賤工也。以大臣之重而為賤工者，私求弗獲，假卜夢以傾之，足以知衛侯之不明也。其後漢孝武時，丘子明之屬以下筮射蠱，因公行誅恣意所為，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近世亦有郭天信之流，受賂薦入，至于卿相，蓋其託卜筮也。若出于無心而不知其實，有心也，嗚呼戒。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于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公曰：諾。然倉君之說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太夫，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與。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臣按：小人之讒毀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

說以眩惑之魯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臧倉規知其意乃以孟子後喪踰前喪毀之謂其厚母薄父於禮義為有愆也平公果惑其言不復往見蓋真以臧倉之毀為然也小人之能轉移人主之意類如此殊不知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非於父母有所薄厚由其貧富不同爾夫喪禮稱家之有無孟子前貧後富故治喪之厚薄視其力焉正所謂禮也烏得謂之踰哉樂正子之辨甚明而終不能回平公之惑者以臧倉之言先入故也小人誣善之辭豈不可畏

也哉

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悅公孫開齊人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君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無功不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謂師不直前而進用也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敗漢法追撓有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開乃使人操千金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吉否大事謂下反叛也者出因令人捕下者驗其辭于王前田忌遂走臣按公孫開此謀可謂淺矣豈有謀誅其君而卜于市者哉威王明王也儻田忌出而與辨其

事必直而鄒忌屈矣。何走之遽邪。夫讒巧多端，惟以理察之，則其詎可以坐照。不然，未有不墮其欺者。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數破走秦軍。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蔥與顏聚代將，殺牧，廢尚。後五月，翦擊破趙虜王遷。

臣按郭開受秦金而讒李牧，卒以亾趙，蓋由有讒邪嗜利之臣。然後敵間得行兵法之所謂肉

間也。人主不察，鮮不墮其機者。

屈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嫻音閑，習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諂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臣按楚懷王之於屈平知其賢而任之矣一聞
上官大夫之讒遽怒而疏之何耶人君之患莫
大於與臣下爭能方王之使平草憲令也意必
假手於平而俟其成以為已出上官大夫窺見
此指故讒之于王謂平以此矜眾而伐功是正
觸王之所忌也平之見疏也宜哉大抵姦人之
欲激怒其君者必覘上意之所忌屈平之見疏
由上官大夫以王之所忌而激之也夫惟聖明
之君德度如天媚之而不喜激之而不怒者其
庶免于讒賊之害乎

漢武帝時顏異以廉直至九卿上與御史大夫張湯
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
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稅湯又與
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與客語客
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辱湯奏當異九卿
見今不便不入言而腹非非謂非毀也論死自是後有
腹非之法比比則例也言自是遂為例也而公卿大夫多誚諛取
容矣

臣按胡寅曰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太聖
猶以知人為難知入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數

奏以觀其言。明試以考其功。庶幾乎盡之。而大
 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今乃探其
 心腹之隱。而罪之。夫人心難測。甚于知天腹之
 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悖父。指忠臣
 曰。爾欲背君。指廉士曰。爾欲為穿窬。指義士曰。
 爾欲為盜賊。爾雖未言。未為吾知。爾之心也。然
 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邪。夫管蔡將叛。周公不
 知。而張湯乃能隔皮肉骨血。見人順逆之情。吁
 亦異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其于宰予曰。
 吾聽其言。而觀其行。雖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終

不立。逆揆臆度之法。後之人臣。不幸有遭腹誹
 之讒者。明主其尚察之。

漢武帝天漢末。天漢年號也。趙人江充為趙敬肅王客。得
 罪于太子丹。亡逃。諱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
 召充入見。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
 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
 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
 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充
 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
 師。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所備后及長仁恕溫謙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等皆生于皇后太子寵寢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每行幸以後事付太子有所平決還白其最最凡也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反音翻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羣臣寬厚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

等常微伺太子過失輒增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泣涕處而佯語笑上恠之微問知其情乃誅融是時方士及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更相告訐上怒所殺宮人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使入入宮

掘地求蠱克云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不
道當奏聞少傅石德懼并誅因謂太子曰巫與使者
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
矯以節收捕克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
皇后與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
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
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之甚
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德計收捕克等自臨斬之
使人持節入宮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
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

心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
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
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
得出太子引兵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太子
兵敗出亡東至胡憇泉鳩里王人家發覺吏圍捕太
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并遇害後吏民以
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
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惡變訟太子寃上大感悟召
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
此高廟神靈使教我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

克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

臣按斥園之禍由江充之讒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讒者其失有四焉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迨其後也後宮嬖幸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寢衰於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臣又毀之其卒也江充與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之為讒必先窺伺上意上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惟帝之于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失

一也當蘇文之譖也帝當考覈其實有則太子譖無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于此顧乃浪焉不問遽增太子宮人以媿之是則浸潤之譖膚受之慙行矣自今小人為讒者誰復忌憚其失二也太子無宅職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自衛后之寵衰太子希得進見方常融之譖猶能微察其情為之誅融蓋父子之情未盡隔塞故也其後帝幸甘泉而太子不從家吏請問而帝不之報父子之間乖隔至此欲無讒間之入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

內多欲而
外施仁義
至此尤驗

于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嘗以天子家
使車馬屬吏而白奏焉是其仇憾有素帝治巫
蠱之獄不屬之它人而屬之寃以傾險之人挾
仇憾之意則其致釐于太子必矣而帝魯不之
察是假以斧斤而使之戕伐國本其失四也雖
然四者其事爾而本原實出于一心帝惟其多
欲也故寵嬖盛而糜孽蕃愛憎之意既形儲副
之位安得而定惟其多惑也故溺于方士巫覡
之說精神意慮久已昏亂及年老氣懣百邪乘
之于是妖言煽于外妖夢惑于內巫蠱之事由

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之言銘諸盤杆朝
夕是哉顧安有是哉江充讒賊小人其情無足
論者獨推原武帝之失以徹來者云

漢哀帝時中山王箕子中山國名箕子王名有青病疾病祖母

馮太后馮太后中山王母漢制諸侯王母祖母亦稱太后自養親數為禱祠

解解猶人言上遣謂者張由將醫治之謂者官名由素有

狂易病所謂病風喪心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

擅去狀尚書官名責其何故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

祝誣上及傳太后傳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

之因是遣御史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謂者治

之受傳太后指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王乃
 飲藥自殺宜鄉侯參等死者十七人參為太后弟張中山王舅
 由以先告封侯史臣班固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
 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
 卒死于罪不能自免哀哉諫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
 而然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臣按張由祝詛之譖特欲以自解其將命擅去
 之罪耳使哀帝能遣外朝臣之知大體者訊之
 則其誣立見矣而傳太后乃以宿怨論意指以
 成其獄使馮氏之門無罪而死者十七人而誣

告者乃有封侯之賞是時漢祚垂亡君德不競
 而母后以私意殺諸侯王之祖母與外戚之賢
 者未幾傳氏一門還自及焉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斯之謂矣班固之言至今讀之猶使人隕涕
 也

漢安帝時楊震為太尉時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女
 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中常侍樊豐等分威共權
 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又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各
 起園宅廬觀役費無數震數上疏切諫帝不平之而
 豐等皆側目怨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

復用怨望之術

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復上書救之帝不省竟誅騰豐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對帝遣使者收震印綬豐等復譖之詔遣還本郡震行至城西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卒

臣按樊豐之譖楊震曰怨對亦猶石顯之譖蕭望之曰怨望也怨在心未形于事未露于言顯與豐曷從知之亦何異張湯之譖顏異曰腹誹也探腹心之隱而加人以曖昧之罪非遇至明

之主其誰能辨之然則其果難辨歟曰特患人主無意耳儻有意焉何患其難辨曰爾之言彼之言曰怨望以何事知之為之有何迹觀之有何人則有無虛實亦可以坐判矣猶聽訟焉彼曲也以何事而見其曲彼直也以何事而見其直未有指心腹未形者而所以蔽其辭也雖然聽訟不若無訟辨讒不若無讒使為人上者心正意誠私邪不能蔽公聽並觀信任無所倚則魑魅讐於雷霆雨雪消於見睍雖有善為讒者且不敢為矣此人主

大星行義 卷二十一 儉和周之備

守約之方也。

漢質帝即位。梁太后臨朝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固為太尉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肯共作飛章誣奏。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夫子罪莫大于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罪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冀尋置毒。以進帝崩。固請以長君。冀不從。東免固殺之。

臣按李固陪輔初政。斥惡黨。清監官。正其宜也。而讒者乃以違矯舊政為言。夫父之道有不待三年而改者。臣嘗論之于前矣。必曰斥惡黨。清濫官。為違矯舊政。則四凶在朝。堯未及去。而舜去之。毋亦違堯之政邪。自梁冀之黨。以是諸固至我朝。司馬光輔宣仁。更王安石等所創。新法而熙豐小人亦以是譖光。其後紹述之論。興卒為宗社之禍。吁可戒哉。

以上論儉邪固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二 一系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三 王公大臣曰然特許曰曰

宋小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 王公大臣曰然特許曰曰

辯人材 蔡元培 蔡元培

儉邪罔上之情 諫臣

晉武帝時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

不過其辭
游何其難
哉

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統
侍帝從容語及鍾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
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聞善馭者必知六轡
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
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
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
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
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
逆耳向念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
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

請張為幻
要亦易破

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
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因屏左右而言曰
陛下謀畫之臣者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
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臣按伐吳之役華實主之而馬統苟勗則附賈
充以沮其議者也平吳之後統等不知自媿乃
反加讒疾焉觀其言於武帝者援據古今從容
近理人主聽之安得不為之動其實則誣善之
巧辭蔽賢之邪說也詩人之所謂貝錦者殆此
類邪人主於此尤不可以不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揚珽皆惡之統言於帝
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
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
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
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詔太司馬以爲都督
青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爲攸至親盛
德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於
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熹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
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帝命太常議寵錫齊王之物
博士庾粲等七人表稱王不宜出外事過博士祭酒

曹志志乃奏當如博士議帝覽之大怒免志官粲等
皆付廷尉科罪攸辭數日歐血薨初帝愛攸甚篤爲
荀馮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
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
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臣按武帝之於齊王攸蓋嘗受太后遺命俾友
愛之以介弟之親太母之命而搖於荀勗馮統
之一言何也蓋其爲說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
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斯言一入武帝
友愛之心於是轉爲猜忿臣下雖百喙其能解

采又其說曰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
不可則臣言驗矣而詔命既出舉朝果爭是乃
益帝之疑而實二人之說也讒邪之徒巧為鉗
鍵以固主意豫設機筭以待人言大抵如此原
晉之凶由惠帝以昏庸主罷賈后以凶險作配
故也而二人實主之親賢莫如齊王攸忠勲莫
如張華而二人實傾之故史臣譏其援朱均以
貳極煽褒閻而偶震勦之力也斃攸安賈謂賈
克也
交勦讐張心滔楚費無極也過踰晉伍二五統之
罪焉可謂罄盡一人之情實矣故併著云

晉惠帝愍懷太子通愍懷
謚也非賈后所生母曰
謝妃后母郭

氏常勸后慈愛太子后不從更與賈午等謀害之又

侍中賈謐驕貴午謐皆
后戚也太子性剛不能假借之謐請

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后也不如

某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

子之短布於遠近太子長子病太子為禱祀求福后

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宮既至后不見置于

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

子辭不能舞逼之強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

潘岳作書草令小婢陳福以紙筆及草稱詔使書之

其詞皆不錄。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適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檢較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既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臣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尋殺之。

臣按賈謐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

可廢之罪，故為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為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發之邪？抑他人發之也？惠帝昏庸，既莫之辨，大臣惟裴頠所請，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寃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

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切，俾則使婢習為介書，既成，則偽作介

與富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臣者非遇
 仁祖之聖其得免乎
 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者曰
 仁宗選之王為皇嗣襄嘗沮之也
 上頗怒襄大臣歐陽修為言
 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
 先朝有偽為臣疏請沙汰宦官者欲以激怒左
 右
 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偽况傳聞乎

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偽為諫書以
 陷鄒浩世降俗末情偽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貿
 易所憑者契券而巧詐者能為之况讒人之工
 於讒者乎故因愍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
 讒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要必審而覈
 之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愍懷者

北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咸陽王斛律光惡
 之見必遥罵珽聞而怨之女侍中陸令萱子穆提婆
 常求牧田於帝光又爭之不與由是祖穆皆怨之光
 性節儉不好聲色空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

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營舍未定終不入幕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為譁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又曰高山不推自崩高齊也姓樹木不扶自舉諗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威行突厥謠言甚可畏也

遂召光入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跡終不滅周主聞光死為之太赦後六年周滅齊

臣按周之與齊寔為敵國周有韋孝寬齊有斛律光皆名將也然是時周主方明武帝賢能效職齊君昏暴高緯政出多門陸令萱以保母用事於內祖珽以儉邪弄權於外而穆提婆者令萱之子也表裏交煽肆為姦利斛律光以忠勞自奮實深嫉之於是珽與提婆皆切齒之矣韋孝寬之謠所以傾光也傾光所以傾齊也敵國相傾末世常態而珽等又從而傾之是自傾其國

也。光死而周為之太赦。蓋曰：莫示毒也。已讒邪之臣，殺忠良，以資敵國，而庸君昏主一不之察，可勝歎哉！光之死，讒六年，而周滅齊，非周能滅之。高緯君臣實自滅也。臣前嘗論讒臣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畧同，不可不察。此一事而二者俱，故錄之，以為千載之戒。

唐太宗即位，以魏徵為諫議大夫。徵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

得

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謂令徵往責也徵見帝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宜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邪之興喪，未可知也。

臣按魏徵盡忠無隱，非姦邪小人之所復也。故設為飛謗，以間染之。使太宗蓄之，曾中不為辨白，則疑猜一萌，姦言益乘之而入矣。然使之按驗者，或非其人，如權萬紀輩，得任其辜，必將組織以成其罪。惟帝之明，不以按驗屬之小人，而屬之彥博。彥博固非王魏之倫，然亦當時之良臣也。故能直徵之枉，使帝不以浮言罪賢者，其

益大矣。然徵之枉雖直而左右之爲讒者不聞顯正其罪是亦未爲盡善也。卽此一事而言太宗之得有二人其失有一人主可不鑒之哉。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爲畫石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踐所撰碑。臣按太宗之於魏徵可謂極君臣之契矣及其薨也所薦之人適抵罪誅帝遂以阿黨疑之疑

情一生讒者遽乘之而入謂其錄諫藁以示史官有賣已直彰君過之意雖帝之明不能不爲之惑於是停婚作碑而眷寵衰矣原讒言之所以得入者由帝心先疑故也。使帝聞讒者之言召遂良而質之使誠有邪遂良固不敢隱若其無邪遂良亦豈肯厚誣言者之虛實於是乎不可揜矣。帝乃蓄疑於中泯默不問視昔者命溫彥博按驗之時何其甚異也。使無它日征遠之悔其尚得爲明主乎。帝末年征遠不能成功甚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

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勞賜其妻子

唐玄宗開元中宰臣宋璟疾有罪而妄訴不已者付御史臺推治之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二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未幾罷璟相

臣按讒人之害君子亦多端矣璟開元賢相也持綱紀抑僥倖蓋近習小人之所不便故因天旱而使優伶輩作魃戲以傾之恢諸笑諠似出無心而玄宗信之遽罷璟相然則其使之者誰

與曰是不可知也以其時考之揚思勉以內侍貴幸而璟不與交言姜皎以舊勳寵昵而璟斥其太盛王仁皎后父也築墳過制而璟爭之王仁琛藩邸故吏也除官過制而璟又爭之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也優伶之戲必此輩實為之帝雖始初清明已溺意教坊之樂開元二十年置教坊以樂教俗倡優雜伎得在左右至是遂能以術傾賢相夫近習小人工於規上之意其薦人也未嘗直薦游揚之而已矣其毀人也未嘗直毀陰中之而已矣魏弘簡將引元稹而誦其詩於官中

唐穆宗時弘簡內臣之是不薦之薦也若優人得幸者稱以此取相位之魁戲是又不毀之毀也機筭之深計數之巧孰此為甚然此不獨近侍為然

我朝宣和中王黼蔡攸以太臣入侍禁中每因謔浪中人無不售者姦讒之技千古一律人主其可以無心聽之哉

德宗使人諭陸贄贄時為相苗粲父晉卿往年攝政有不

臣之言晉卿蕭代時宰相。蕭宗未攝家宰。粲其子也。諸子皆與古帝王同

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降外官贄奏曰凡是諂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

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

臣按贄可謂得讒人之情矣蓋其為言太抵非實若人主顯行辨白則是非曲直有不可揜者故但陰肆中傷使人主自加譴怒則為讒者無罪而被讒者不得免自古忠良暗鳴受禍者此其由也晉卿在肅代朝它無可紀然亦循謹恭順見稱于時雖因山陵暫攝冢宰軍國威權初非已出安敢輕出不臣之言諸子命名與帝王

同殆亦偶然非必有意趙堯李舜未聞為逆於
當時王莽曹操不假襲名於前代而讒者以此
誣之可謂冤矣使無陸贄之辯庸得免乎然繁
等雖幸獲全而德宗之疑終不盡釋此其所以
為闇主也
我朝仁皇時宋郊以名儒進用有讒之者曰姓
符國號名應郊天郊不自安易名曰庠然
仁皇未嘗疑之而不命之相也此其所以為
聖君與後之欲望讒說者其必以
仁皇為法

唐敬宗初敬宗穆宗子也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
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非衣裴字也俗以腹
為天上有口被驅逐俗以口为天為吳字又長安城中有橫亘
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諫官張權輿上言度
名應度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
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未幾以度為司空平章事
臣按緋衣之謠必時人美其平吳元濟之功以
俚語歌之亦猶薛仁貴之定天山而有二箭之
謠也逢吉等乃用以為謗蓋度自憲宗時已與
逢吉相為水火憲宗始初清明銳意討叛則相

度而黜逢吉。及蔡功既成，志漸驕怠，則相逢吉而黜。度正邪之不並立也久矣。既歷三朝，度之勲德愈茂，而羣邪媚疾甚於仇讐。故因其入朝，中以飛謗，而張權輿者又從而詆之。逢吉權輿，姦險相濟，所謂八關十六字也。而因謠言以傾大臣，卽祖珽之中斛律光者也。高緯不察，殺光而齊以凶。敬宗察之，相度而唐以未亂。吁！來者其尚鑒茲。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三書其詞，其詞甚切。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三 終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四

宋學士公真德秀彙輯
陳仁錫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齊桓公未管仲病，公問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

宰相不遠
于人情而
情面見破

死公用三子三子專權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
 殺羣吏諸大夫也而立公子無詭宋伐齊齊人殺無詭立
 孝公孝公卒公弟潘因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
 臣按姦邪小人欲求寵於君必先有以順適其
 心使悅而親之然後可肆其惡易牙殺子以適
 君而威公悅之蓋曰是不私其子必能忠於我
 也開方背親以適君而威公悅之蓋曰是不私
 其親必能忠於我也豎刁自宮以適君而威公
 悅之蓋曰是不愛其身必能忠於我也而不知
 大人之情能愛其所愛而後能推之以及其所不

愛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有子而殺之有親而
 背之有身而自殘之是於所愛者不之愛焉能
 愛其君於所厚者薄焉能厚其君其爲此也特
 以順適君心而求濟所大欲爾豈其情也哉昔
 人有因放麀而知其可以託國者夫於一麀且
 不忍其仁可知是以可託之國也威公不察三
 子之情迺欲以爲相管仲言之而不聽遂授以
 柄卒之殺諸大夫而立公所不欲立之子者易
 牙豎刁也殺孝公之子而立其不當立之弟者
 開方也齊國大亂垂三十年前日之適君者乃

所以為賊君之地與

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有所謂桑雍者雍與癰同桑中

有蠹見則外禳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言客所謂

桑雍者便僻音僻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優謂偏優愛謂王之

所愛孺子之屬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

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狂法於外矣狂猶屈也故日月

暉於外其賊在於內俗謂蟾蝥食月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

所愛

臣按是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僻左右之人與優愛孺子者蓋指建信而言也桑中

嚴正之語

有蠹則禳魂之形見於外猶人受病於中而癰

發於外也便僻佞幸之徒密近左右熒惑君心

君心蠹於內則言行之疵政事之失彰灼外著

而不可揜矣夫君德清明則私謁不得入惟夫

沉湎於酒心志昏荒則小人乘之以求所欲既

得之於內則大臣屈法以從之於外矣蓋大臣

之不忠不正者類與近習相表裏故也日月之

明而蟾蝥食之喻人君之明而近幸小人能賊

之皆禍伏於中而不知也常人之情於所增惡

則謹為之防於其所愛則忽焉而莫之備不知

禍亂之萌。往往自所忽始。齊威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三孺而非楚也。秦皇能陷彊胡。卒之滅秦者。中車府令高而非胡也。蟾蜍食月。古有是言。而月之食。初不由此言者。特借此以覺悟王心。使知近習託身於王。而能禍王。若蟾蜍託身於月。而能食月也。其爲言也。懇至。其引喻也。深切。爲人君者。觀此。可以悚然矣。

漢哀帝時。郎董賢爲人美麗。自喜。帝召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賢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

洗浴。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詔將作爲起大第。木土之功。窮極技巧。下至僮僕。亦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又封賢爲高安侯。後又以爲大司馬衛將軍。時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哀帝崩。太后册免賢。即日自殺。家屬徙合浦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其合宜亦曰。臣按漢世。佞倖之臣。雖衆。然其窮寵極貴。未有如董賢者。其所以得此於帝者。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而已。是時山崩地動。日食三朝。丞相

王嘉以為寵賢之應。白虹妖且連陰不雨。司隸
 鮑宣亦以為寵賢之應。夫人君親一嬖幸之臣
 而天為之示戒如此。可不懼哉。嘉之言曰。宜深
 讀董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宣亦曰。誠欲哀賢
 矣。帝宜為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遺就國。如此父子
 二人。可以終其性命。一臣之言。惓惓懇懇。非獨效忠
 也。又人主亦欲保全幸臣。而帝溺於寵愛之私。排忠
 逐賢。言而不聽。方且擢賢。以至三公。棟橈鼎覆。曾莫
 之恤。原帝之意。豈非謂其柔和巧媚。非能為惡
 也。而不不知陰忍之資。操權擅事。未有不為害者。漢

業既由此大壞。而賢亦不免於誅。蓋親便嬖而
 遠仁賢。其禍必至此也。人主其亦懲戒之哉。

漢靈帝時。將作畢圭。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宜思夏禹
 卑宮之意。以尉下民之勞。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
 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
 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

臣按楊賜直臣也。引夏禹以諷其君。則靈帝未
 之信。任芝樂松佞臣也。引文王以諛其君。則信
 之。蓋苦言難入。而甘言易售。故也。夫文王之囿
 百里。初不經見。而於傳則有之。孟子左欲導齊

王以與民同樂故其爲說曰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至其舉文王之事以告時君則曰鰥寡孤獨謂之窮民發政施仁必先四者也曰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也文王之愛民如此故囹雖大而民以爲小使靈帝所問者忠賢必將曰文王之仁政陛下能盡行之未邪如其未也願姑以愛民爲急而緩其所以自奉者若是則有益於帝矣而芝松二臣乃妄引古義以悅其君所謂進君之惡者也以帝之昏而濟之以二臣之佞其卒

至禍敗也宜哉

北齊侍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湛姦諂百端寵愛日隆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嘗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以官爵財用等分委大臣三四月一視朝須臾復入唯翫聲色朝政日紊

臣按和士開之佞齊主卽趙高李斯蠱二世之術也斯高以此亡秦而士開亦以此亡齊古人

以燕安為鳩毒飲鳩毒者必死而溺燕安者必
必可不戒哉

格物而仍
為物所蔽
知未致也
意未深也

唐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右衛大將軍宇文
士及從旁美嘆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
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
廷爭陛下不得一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
雖貴為太子亦何聊帝意解史臣曰太宗知士及
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
佞難哉

臣按范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何者痛快

孔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
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
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
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
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
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
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
有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
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
他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

人惡行義
檢邪用之情

悖逆之心及其患矣。夫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臣謂佞臣之害。祖禹盡之。抑士及之言。有深為人君之鳩毒者。夫盛明之世。忠讜盈朝。言動少差。箴箴徹隨。至貴為天子。宜若無聊矣。而每措身於至安至榮之地。昏亂之世。諂諛塞耳。窮侈縱欲。下無敢言。貴為天子。宜若適意矣。而每措身於至危至難之中。然則人主將何擇焉。如士及者。亡隋之餘孽。何足多責。所可惜者。太宗知其伎。而不知去之。爾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三

辯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聚斂之臣

漢武帝時。雒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後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利物。故騰踴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令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如此富商無所牟利。則反

鄉士之戒
不畜也防
其漸也亦
僅免於烹
耳

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各曰平準天子以
為然許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歲旱上命官求
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
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臣按弘羊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賈之利以歸
公上為天子歛怨於民而已非能上下兼足也
卜式之言可謂當其罪矣而武帝弗之省也又
本朝熙寧間宰相王安石又祖弘羊故智立市
易法亦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
光闢之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

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
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
有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之言太史公
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嗚呼司馬光之言古今
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尚
以是察之

唐玄宗開元中戶部侍郎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
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
官寢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愁苦之及融既敗
而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

有事權者稍稍置使以領之。
天寶初，韋堅爲使，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堅引漕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壠，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十年而成。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膊綠衫，而謁之。紅袖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各其潭曰廣運。

戶部郎中王鉷爲戶口色役使，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肯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

度支郎中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恩幸日隆，八載春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粟帛動以千計。楊釗奏請所在出滯積，變輕賫，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

奏幣藏充羨。古今罕儔。故上率羣臣觀之。賜釧金紫。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土。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釧後更名國。忠惠見前。

臣按開元聚斂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以王鉷。又終之以楊釧。是四人者。皆以掊剋取媚於上。而結怨於下。所謂國之鬼蜮。而民之蠱賊也。明皇以其奉已之欲。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脉也。夫于艘雲集。萬貨山積。可謂一時之盛觀矣。而竭人屋廬。發人丘墓。悲嗟慘感之狀。帝不得而見也。呼號慟哭之

聲。帝不得而聞也。且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天下之田有常數。則租亦有常數。天下之人有常數。則庸亦有定數。戶調亦然。安得常賦之外。又有百億萬之入。以供上之橫費乎。姦臣敢於欺罔。而帝不之察。徒見府庫充羨。而侈欲日滋。賜後官。賜外戚者。無復限極。不思一錢寸縷。皆百姓之脂膏血肉也。何忍以糞土視之乎。異時邊將騁兵。府庫之藏。悉為賊有。而王鉷楊釧之徒。亦皆身被極刑。家無餘類。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斂之臣。其罪甚於

盜臣也。吁可戒哉。

唐德宗貞元八年。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明年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各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虛費吏人簿書而已。又明年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簡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段疋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卽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大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奏。稱此皆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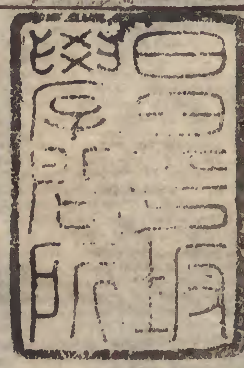
此說何爲
不行

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徒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宰臣陸贄上書極陳其姦詐。其畧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請譖服讒爲盡節。迹其姦蠹。自長月滋。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諮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未

大學衍義 卷二十四
幾罷贊相又貶為忠州別駕其後延齡卒中外相賀
上獨悼惜之

臣按德宗始用盧杞趙贊之徒剗間架陌錢之
法以此致亂幾於亡國幸而克復又惑於延齡
之姦信而用之迹其欺罔之言初不難察以不
可索之錢為可索以見在之錢為羨餘使帝命
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立敗矣左藏
雖富安得有十三萬兩之銀百萬餘之雜貨委
棄於糞土中至是始出乎使帝亦命近臣之公
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又敗矣况是時以職守

相關而證其妄者有入以宰相而劾其姦者有
入帝皆下之省也蓋姦人之術有以蠱蕩其心
而塗其耳目如此亦可哀矣以延齡之姦而帝
寵之至其死也猶復悼惜以陸贄之忠而帝斥
之至于歿身不復收名范祖禹謂德宗之性與
小人合與君子殊豈不然哉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四 終

大學衍義 卷之二十四 終

